

太行晚秋行

■薛顺民

秋高蝉罢啼
溪隐但闻声
会意晓岚尽
拾阶览名胜

取次览云峰
若闻鼓角鸣
硝烟虽散尽
豪气荡胸中

潭深摇幻影
逐日涧边行
欲带晚霞去
秋山暮鼓空

海子,今夜我在嘉州

■林雪儿

夜色浓稠
海子,我今夜只有耳朵
佛的面前,我两手空空
月亮不知躲进哪一年的中秋
海子,今夜我在嘉州
诗人和想成为诗人的人
嘉州……今夜
这是惟一的抒情
我把诗歌放在高处
让搞笑的搞笑
今夜,月亮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深处
今夜我只听见浩荡的江声
海子,今夜我不合群
我只想诗歌

注:海子,原名查海生,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中国新诗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母亲

■孙全中

像一棵白发苍苍的老橡树
静静地站在家的门口
为远走他乡的儿子
撑起满地绿荫
那树上的一只小鸟
在呼唤我的乳名

离开了您的守护
我是一棵水土不服的植物
那钢筋混凝土的国度
不适宜我居住
我咬紧牙根扎向深处

当我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
您的根是一只长长的手臂
温柔地抚摸我
感情脆弱之处

我也是一棵秋天的树

■乔菁菁

我也是一棵秋天的树
枝叶从来都稀少
飞鸟从来不肯驻足
脚下肆意漫生的杂草
却答应陪着我孤独

我也是一棵秋天的树
枯皱的身躯没有恋人的仰慕
我低着头看见月光给我的影子
只有它愿意和我一样扎根此处

我也是一棵秋天的树
曾有寺院的住持给我诵经颂读
我却没能懂得神赐的语言
没有领悟生命的全部

我还是一棵秋天的树
四季轮回,我等待我被遗忘的归属
烈日炙烤,寒雪披身
我一次又一次地醒来
又一次一次地迷不知途



小说

天刚蒙蒙亮,麻雀在树上有气无力地半天叫一声。我和执行局长一行五人在被执行人的家门口已经守候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闪出一个女人的身影。

“你们辛苦啦,天不亮就在俺家门口守着!”

局长:“你要是知道俺们辛苦,还不把人家的账还上?”

“哟,看你说话,有头发谁装秃子?他已经外出一年多了,等打工挣到钱一定先把这笔钱还上!”

局长:“不就是两万块钱吗?我们已经来了多少趟了,你是知道的。今天你找亲戚、邻居借借,把案件结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男人外出打工,我一个女人谁借给我钱啊?”

局长:“你不借,我可说难听的了。”

“你说啊,我听着哩!”

局长:“申请人提供信息说你丈夫昨天回来了,现在在家!”

“看你说话,我还敢欺侮你们

这些大法官?我要是欺侮你们,你们还不枪毙我啊!”

局长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和小李及另外两位同志趁机闪进了屋里。女人大声叫起来:“快来看,快来看啊!天不亮就来抢东西啦!这还有王法没有!法院的法官欺负我一个弱女子啦!”这女人边喊边往里间挤,想把里间的门给锁上。我拉住女人,让小李去了里间。小李到了里间说:“愣子,天亮了,该起来了!”

这时,愣子穿着一身白色带暗蓝花的睡衣,穿着拖鞋从里间出来,满脸怒气:“几个人欺负一个弱女子算本事?不就是欠几个钱,值得这样兴师动众!”

愣子进厕所,洗漱、穿衣,我们耐心地等到愣子忙完。

局长:“咱先到法院里说说?”

愣子:“我明白,不就是15天吗?”说完转身对跟在身后的嘴里一直不干不净的女人说:“你给老四打个电话,让他在拘留所门口等着我!”说完大摇大摆地上了车。

良心

■侯钦民

天亮了,还没有到上班时间,法院里静悄悄的。我们把愣子带到法院执行局。到了局长的屋里,愣子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掏出烟点上,吐起了烟圈,一脸不在乎的样子。局长示意我记笔记。

局长:“说说你的基本情况。”

愣子:“判决书上都写着哩!”

局长:“判决书判决你偿还原告债务两万元,你今天怎么履行?”

愣子:“没钱!”

局长:“你可知道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后果?”

愣子:“咋?这几个钱不够判我死刑的吧!”

局长:“那好,就你这态度,就可以司法拘留你15天!”局长语气严厉起来:“你不要以为你鞋大不挤脚!”局长停顿了一下,看看愣子没有吱声,说:“没有钱,你可有一句像样的话?都像你这样法院的工作咋开展?你还是一个男子汉哩,你在你那一片咋混人了?你在社会上咋混人了?”

局长的一席话,使愣子感到

理亏,良心的发现使他不得不低下了头。随后,局长向原告刘阳打电话,让他在八点到法院执行局。

刘阳和愣子是一个村的,又住在不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刘阳本来也不想起诉,因为每次去愣子家要账,愣子都不给好话,他一气之下就把愣子告上了法庭。官司是胜诉了,可是两家却成了仇人。刘阳来到法院后,看到往日不可一世的愣子像霜打的茄子。

听说局长要拘留愣子,猛然间,刘阳又起了同情心,他想了一会儿,对局长说:“算啦算啦,我知道对不住你,都是为了面子,气头上谁也不让谁,说话难听才到了这个地步的,你仁我不能不义,我这就让家里把钱送过来!”

愣子掏出手机,接通了家里的电话……



小说

烈日下的行走

■顾振威

七月的阳光利箭一样直射下来,天地间燥热得像刚熄了火的砖窑。病了多日的三叔双手小心翼翼地端着饭碗,顶着炎炎烈日,颤巍巍地来到了树阴下的饭场。三叔脸上的每道皱纹里都溢满了笑,见了人就嘿嘿笑道,儿子新民从城里回来看我了,他还割了肉。我们包了饺子,快尝尝香不香?

三叔脸上狼藉着豆大的汗珠,他眼瞪得铜铃样大,目不转睛地盯着尝饺子的人,焦灼地问,肉是新民从城里带回来的,比你们包的饺子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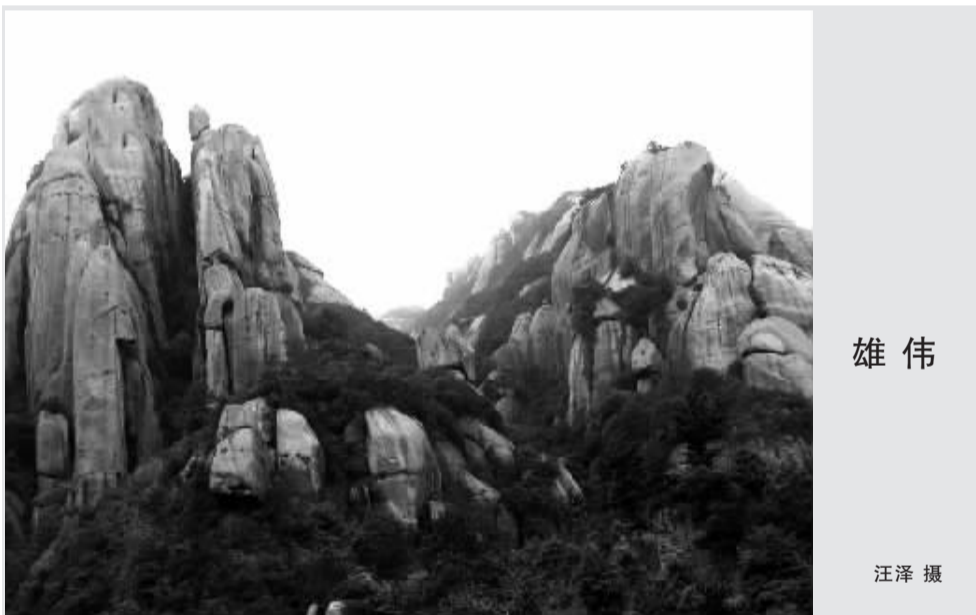
尽管三叔一个饺子也没有舍得尝,一碗饺子还是很快就见了底。三叔带着心满意足的笑,离开树阴,又蹒跚在了焦毒的阳光下;碗里盛满饺子后,又跟踉跄跄地走到另一个饭场。

看到烈日下艰难行走的三叔,我的眼角湿润了。把饭碗送到厨房后,我迫不及待地去了三叔家。三叔见了,抹着眼角说,新民忙,他说在家耽搁一天就少挣百十块钱,回到家水没喝一滴,饭没吃一口就又回城了。

我不满地对三叔说,三叔躺在病床上这么长时间,他总该在家陪陪三叔吧?

三叔笑着说,新民忙的是正事,不能怪他!再说了,新民这一回来啊,你三叔的病全好了,从床上下来后,又是掂水又是烧火的,今天上午吃了满满三大碗饺子。他还把我从厨房里轰出来,说我这几天没少吃苦受累,今天的锅由他刷。

三叔吃了三大碗饺子?我急忙跑到厨房——我分明看到吃了三大碗饺子的三叔正蹲在墙角艰难地啃着干馍……



汪泽 摄

雄伟



小说

桃花开

■焦辉

梦着,还是醒着?

天寒地冻,花朵在天空纷纷扬扬,认定是雪花,掌心接住,却透着粉红。再看,已幻变成翩翩起舞的蝴蝶。

就是这样,我不能瞞你。有时候事实比谎言更残酷。

你不要告诉我,我宁愿要谎言。

金黄的秋天里,你站在红叶树下,叶红胜春花。余晖涂抹天地,几杯醇酒,醉了灵魂。

长长的秀发,风轻轻飘起。眼、眉、鼻、口,像一个个传说,你本来就是一个传说。

我刚降临世间,听见有声音说:你要用一生去寻找你的完整。生命,一个残缺。谁不是在苦苦寻找?

秋天的邂逅,丰满了一个传说,我的生命开始甜蜜。

那群白鸽,一直在楼宇间低飞盘旋,划出一圈又一圈的梦。细看,无影无踪。

歌舞厅,香烟熏苦了口,淡酒麻木了心,甜歌击聋了耳,美人刺盲了眼,摔碎酒瓶,冲向鬼影重重,

却被灯红酒绿扔了出来,遍体鳞伤。向天向地向风向雨向空虚,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告诉我那个故事?

故事,宁愿虚构。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宁愿人也是虚构。

娘一口一口品味着苦水,拉起单薄的墙,遮风雨。

你在渐渐长大。心里有粒种子发了芽。

让娘吃天下最好吃的,让娘穿天上的云,让娘住宫殿,让娘戴金银珠宝……

种子浸着血泪固执地长大,成了参天大树。树影婆娑,遮住了阳光。

客人满足了肉欲,穿上人皮,离去。年复一年……几年?

你说:三年。

后来,娘先是欢喜。欢喜女儿有出息。

你真不知道吗?世上事都会随风飞传。

后来,娘去你挣钱的“天堂”。老人一头撞在廊柱,柱上彩灯美丽。

埋完娘,你跳进滚滚河水。

你被救起,救你的晨练的老伯,含笑随水永去……

秋天的时候,我夹一卷小说稿,走在人间的路上。远远,远远地看见你,站在几株枫树旁,红叶灿烂,你而且微笑……

男人的心结,已有千百年历史,如石坚硬。

等待春风。

我爱你,仅此而已。你为什么告诉我那些故事。

涅槃的凤凰,常常也会泪流满面。

对了,桃花。

是梦着,还是已醒来?

满世界寻找失而复得,得而又失的你。

你问:桃花开了吗?你答应过的,桃花开了,一起回你家乡看桃花,什么时候?

我说:桃花已经开了,漫山遍野……

你摇头:可这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呀。

握紧你的手,心与世界早已降临春天,醒来,桃花已盛开。